

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貴真人之休

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真一作至德一作聽非與美一作美仙一作能

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道逸美似面反一作美衆一作終

化去之意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鬢

莫知其所如起一作絕郵一作沈其一作乎都一作絕非是

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薺聊仿佯而逍遙兮求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卿風而舒情高陽貌

以遠兮余將焉所程畢音鑑謫今作零仿音旁伴音羊而

輿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食六氣而飲沉瀼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

麤穢除重直用反疑一作遊戲音博叶音虛二字一音穢疑

鳳鳴遇浮仁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良朝霞日

反胡輟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列仙傳曰好吹笙作

鳳鳴遇浮仁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良朝霞日

反胡輟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列仙傳曰好吹笙作

鳳鳴遇浮仁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良朝霞日

反胡輟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列仙傳曰好吹笙作

鳳鳴遇浮仁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良朝霞日

始於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役以發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
方液半稟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爲
六氣也又曰日入爲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

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南風曰凱風南巢曰
宿當精靈壽聖問也 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

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翳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
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先庶類以成兮此德

之門受一作愛扶是一无而字根叶魚堅反毋滑一作無滑
不若王子之言也受公言專也孔甚也此言道妙如此人能無
滑亂其意則身入自然而氣之甚神者當午夜虛靜之時自有

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上兮留不死之舊鄉行叶
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

髮於湯兮夕晞余目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
琬琰之華英湯音陽琬音宛琰音炎於姜反湯谷見

壯質銷鏢以約約兮神要眇以滂放滂音普茗音離二反
作體一作晏社叶音壯兮音鏢鈔同放叶音方類美兒

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字漠其無人載
營臆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寂漠一作冥其形與寂同一作

此時昇古字借用征一作升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言以
發於陰靈之表若有尤景也廣輿遠道謂遠也蓋魄不受鬼

竟不載泉則竟遊泉降而人死矣故備鍊之士必使泉常附鬼

竟不載泉則竟遊泉降而人死矣故備鍊之士必使泉常附鬼

竟不載泉則竟遊泉降而人死矣故備鍊之士必使泉常附鬼

竟不載泉則竟遊泉降而人死矣故備鍊之士必使泉常附鬼

竟不載泉則竟遊泉降而人死矣故備鍊之士必使泉常附鬼

如日光之載月質。常掩竟如月質之受日光。命天閻其開。則伸不馳而竟不死。遂能登仙遠去而上征也。

關兮排閭闔而望兮。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

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自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

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其一作而閭闔。一有以字於其

反。子者微也。問。排推也。望。猶我之來也。幽。經。閭闔。而

帝者。微陽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自始。星名。清都。列子以為

帝之所居也。太儀。天帝之庭也。於微閭。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

無閭。醫。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輿而並馳。駕八龍之

婉婉兮。載靈旗之逶蛇。容音慈。婉。婉。一作婉。一作婉。建。雄。虹。之

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駿連螭以

驕鷲。必音驕。驕音驕。驕。巨。負。及。驕。若。召。反。鷲。五。到。反。服。衛

馬行。繼。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以而

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騎奇寄反。膠葛。一作葛。轡。同。以

文也。漫衍。無極。句芒。木神也。膠葛。雜也。句芒。一曰猶交加也。班駁

作古。注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神也。月。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

以塔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答。一亦經。其

作經音義同。太皓。即太皞也。始。始。謂。呂。以。以。漁。制。風。伯

立。句。謂。天下。號。之。為。句。儀。儀。飛。廉。已。見。發。經。徑。直。也。風。伯

為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馮聲

收乎西皇。為去声。先。一作辟。氣。聲。一。作辟。氣。聲。亦。反

正傳曰。收。擊。彗。星。已。為。旂。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

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呼。為。反。波。音。判。波。叶。蒲。基。反。

斗柄。此。斗。之。柄。所。謂。杓。也。皆。曖。曖。其。曠。莽。兮。召。玄。武。而

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轂。轂。音。發。轂。音

速。一作曉。曉音

速。一作曉。曉音

速。一作曉。曉音

上鳥感反下於計反一作黠黠上音庵下徒感反黠音黨莽異
即反屬音屬。酸醜味暗也。黠曰不明也。玄武北方七宿謂龍
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
路曼曼其脩遠

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巨形。
芳徐弭節而高厲左兩師使徑待芳右雷公而爲衛

曼曼于反徐一作徐徐一作蠟使徑待
見蠟經而一作以。厲馬陵之意。

欲度世以忘歸于意

恣睢呂担橋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媮以淫樂

欲上
居號反橋音嬌二云上上列反下居號反而一作以淫一作自
余叶五教反。度世謂度世聖子曰號若無事淫樂而勸是也担涉

橋幹樂也淫樂樂之深也莊子曰號若無事淫樂而勸是也

青雲以汎濫游兮忽歸睨夫舊御僕夫懷余心悲兮

邊馬顛而不行無以字一無游字行叶思舊故以想

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

弭一作而像一作象汜與泥同。屈原謂騰身念道得遇仙

弭人託與俱遊周原華萬方非天乘雲從使百神而非所察猶思

英國念故舊飲竭忠信以盡神一作帝疑一

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潤養而自浮神一作帝疑一

潤摩助反濫以養反一作潤象浮叶扶蚺反。南方丙丁。祝

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處妃張咸池奏承雲兮

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

蟲象並出進兮形嫫虬而凌蛇雌蜺便娟巨增撓兮

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回而蹕御一作其靈鸞歌叶居支切令一作命舉一作馮鸞

進驟於九反批九反說一作逆規五歷五結二反說見靈經

便昆連反媚笑綠反不雅疏引作嬾嬾音同撓而照反斬一

而。蹕止行人也御禦也或地號衆承雲黃帝象也又曰鸞頭

豫又曰有虞氏之象無所稽考未詳孰是二女娥皇女英也御

待也九韶已見靈經湘靈湘水之神也海若海神號莊子有北

海若馮夷水仙莊子亦云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又曰河伯也象國語所謂水之怪龍罔象也踐此盤曲兒便嬌輕麗兒挽鏗也

舒并節以馳驚兮遠絕垠乎寒門軼之慧焉語詞也

迅風於清源兮從顛頊乎增冰連數角反一作躡數源一作京。連速也絕垠天之邊際也寒門比極之門也軼從後出前也迅疾也北方壬寅其帝顛頊其神方實北方地寒故有增積

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

餘輕反未知孰是然二字史記作

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黔羸具炎反羸以羊倫為反一從女

含靈漢書作黔羸則黔羸為以羊之羸矣先下一道有神名或曰水神

不可怪兮論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

大壑黃漢樂歌作審缺一作闕。六漠謂六合也列缺天下

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

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崢嶸深遠見寥廓廣

惝怳一作憺家一作驟聞叶無巾反。崢嶸深遠見寥廓廣

遠也惝怳耳不諦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

無無有無名屈子不以來者不問為憂而願為方仙之道至此

則真可以後天不老而周三光矣下視人世塵蓋之間百千載

始須申之頃萬地萬劫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馬相如你

大人睡多覺真諦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

卜居第六離騷二十四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

安邪佞違背正直故陽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

否而將假蒼蠅以決之遂為此詞發其取舍之

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

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

煩慮亂不知所從如一作智一無乃往見太卜鄭詹

温蠖猶
濯也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

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

去不復與言亮胡反枻一作櫂音曳一無乃字吾一作我

也滄浪之水即漢水之下
流也見禹貢綴冠系也

楚辭卷第五



夫不...
水...
漁父...
莞爾...
鼓枻...
而去...
乃歌...
曰滄...
浪之...
水清...
兮可...
以濯...
吾纓...
滄浪...
之水...
濁兮...
可以...
濯吾...
足遂...
去不...
復與...
言也...
滄浪...
之水...
即漢...
水之...
下流...
也見...
禹貢...
綴冠...
系也

楚辭卷第六

九辯第八

九辯者屈原弟子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云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憊慄兮

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哉一作夫落下一有兮字發音流又音了○秋

者一歲之運盛極而衰肅殺寒涼陰氣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

落之時有似反出危殆生昏故凡賢智異端盛凶得志民貧財

匱不復振起之象是以史臣志士體憂故作者感事以懷尤切

悲歎也蕭瑟寒涼之聲與凋淒淒也在遠行騶旅之中而登

高望遠瞻流離歎以送將歸之人因沈寥兮天高而氣清

宋巖兮收潦而水清愴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悽

憤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廙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

落兮騶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沈音血寥一作

作靜一作平宋一作寂寥一作寥一作寥並音聊音明又音亮

虛寂反中去声第初聲反視對初反膺口黃反恨音明又音亮

藥一作藥也力取反貧一作窮騶一作騶一無生字非是騶叶

音聊○沈寥也騶空虛也或曰蕭條無羈兒清無垢穢也字無

入声宋空虛也收潦水清清水夏歸至秋而清也愴悽悲痛兒

秋沈寥兒愴悽憂恨皆大意兒去故就就別離也坎廙不平也

廟悽悲哀也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宋漠而無聲其鳴離離

而南遊兮鷓鴣鳴啁啾而悲鳴宋莫一作寂莫離一作離

反折味糖反○鷓鴣翅則南陽起則北遊獨申旦而不寐

寒燠也鷓鴣似鷓黃白色翅折聲繁細兒獨申旦而不寐

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躑躅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過中謂蹇蹇也蹇語詞也

右一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

駢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
歲忽忽而逾盡兮恐
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特兮
逢此世之狂攘澹容
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
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
憂之多方印明月而太息兮
步列星而極明擊啓妍及非是駢音林伴作羊道即由反一作並非是弗作不在音匡攙而羊反一作狂勸一作狂讓澹徒敢反林音黠也下節按節也適自也盡也將長也狂攙狂攙狂攙狂攙徐馬也倚立也盪盪動貌

右二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
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
以為君擲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賦音倚旖旎女綺反又云旖旎一作旖旎於可反疑乃可都賦音阿難字颺音揚曾重也敷布也旖旎盛貌

律六

大也房北堂也詩所謂皆蓋古人植花草之廣也責蕙無實論發怪責蘭之意
閔竒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
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

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明音芒重去聲傷也
有明有以自明也重深念也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

犬信信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信音銀書云鬱陶
君門深遠不可至也天子有九門謂闕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象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信犬爭吠聲思見君而

溢而秋霖兮丘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溢下而一作芳乾與乾同一作乾數平聲
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濡故仰望而長歎也

右四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
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鴛駘而取路
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

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踟跳而遠去鳧鴈皆啞夫梁藻

兮鳳愈飄翔而高舉繼七故反不一作非鷲音奴駢音臺

賦皆非是鴈一作鷲愛音妻一無夫字愈一作俞駢一作駢

今世宜無賢才但君不能用也馬立音愈一作俞駢一作駢

賢才見君之不能用故遠引而去也啞非見鴈食深米名

湖高字言賢者遊出窟山谷也 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

其鉏鋤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違違而無

所集歲善造初音的一無其字 願銜枝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

祭兮誠未遇其匹合願一作願 願兮衛故所以止言者也故

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杜夫声 安歸安樓古易

飛而不下鳥獸猶知裏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音戶

貪饑而妄食君奔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鑄於

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嘆一作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奮其弗濟霰雪零糝其增

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徵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

樛草同死修一作樛 幸尚幸一作憫 幸未是蘇下其

右五

寶馮一作馮其初一作之安 絕端謂激其端

緒不使人知也初之厚德即上文皆被渥洽也

相馬者古語云相馬失之瘦其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

飛而不下鳥獸猶知裏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

音戶

下叶

音戶

音戶

音戶

字塾一作塾並野字死叶去声。霜露下而嚴雪加喻衰亂。願之愈甚也。泊止也。莽莽草盛也。幸望生而卒不能免也。

自直而徑往方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方又

宋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方自厭按而學誦性愚

陋以褊淺方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方

恐時世之不同直一作往往作遊景或當作遊戲一作願

福甲差反乎一作於此上四句一作然中路而迷惑方悲踳踳而無歸性愚陋以褊淺方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方恐時世之不同

改鑿齋獨耿介而不隨方願慕先聖之遺教敷濁世而

顯榮方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方寧窮處

而守高豐反音高叶孤到反又苦浩反食不媮而為飽方

夜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方願託志乎素餐

寒充飢而無端方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方

恐溢死而不得見乎陽春喻他物反一無兩而字餐一作

標一作御死下一無而字。媮即媮也言衣食固非不欲其溫飽但不可以其義而苟媮以得之耳故盛不素餐無衣裘而饑餓而空食其祿也充飢記作充飢注謂喜失節食脚止也

右六舊本此章誤分竊美申包胥以下為別章并誤以

觀杪秋之遙夜方心繚悵而有哀春秋遑遑而日高

皆正之今不寔令

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逆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

儷借韻音靜一作調千定反冷寒也錄音了候靈節反又音列又作冽哀如字又叶衣寔竹角反悲叶佛首反又

如字施本作遽一作洪麗音吳借如字又叶居支反觀與靜

同抄本也錄繳繞也候楚結也遠也通更易也儷偶也不可

彼去而巳留也白日晚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

歲忽忽而邁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喬兮

然怛悵而無冀中潛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歎晚

宛忽一作留適字由反老一作壽愈弛一作俞弛音義同搖

謂既老將有所遇故餘說而日卒然卒自如其無所望也心年

洋洋以日往兮老嫫廓而無處事躑躅而覲進兮蹇

淹留而躊躇以一作而踟一作蹇蹇音冀

何汜濫之浮雲兮森離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

然靈暄而莫達比顯之同吞甲送反離一作壘然一作蔽靈

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黜點而汗之黜點丁感反汗高

天何險巖之嫉妬兮彼以不慈之偽名瞻音了一一作杏

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黜黜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

亦多端而膠加黜郭威反黜徒感反有瑕你不振非是膠

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倫之脩美兮好夫人

之慷慨衆蹇蹻蹻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

右七

律多

上九

一

具

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繇繇而多私兮竊悼後

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味被音披又如

一作見黃戶韻反洋音養驕一作橋狀古幸反溫倫好夫既跋

蹤逾並見九章纖叶烏泣反繇繇一作綿綿此亦謂有美名

而無其用者也馳美自矜其美也代武自誇其武也負恃也左

右侍臣也耿介亦剛直之意也農夫耨耕而容言言不恤國政

而燻遊也多私徇己意任女誇聽義言之類也雷同雷声相似

有同無異也人君矜能自用荒怠邪僻臣下又承其意莫之敢

違是以毀譽不校而聽

明雖救國事膠加也

今脩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窺

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儻忽而難當萃離蔽此浮雲

兮下暗溟而無光今一作余窺一作視儻一作儻儻謂德德行政

而外人言考往事以自鑿也尚可窺鏡言尚可以潛伏而不至

於滅亡也寄言欲附此言以譏諱其君也流星既不可值則萃

為離蔽而不可解矣

右八此章首尾專言離蔽之禍而甚痛本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

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卒一作專焉一作

柳二音強巨良反策一作策一洶洶言如水之流也言所任得

人無怨於下則不懼威刑自成美化不然則雖有城郭甲兵不

足恃

過兮功不成而無効地從渾一又憺臣自昏約叶音費一過行

不進約窮約也生天地謂人生天地

古詩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是也

願沈滯而不見兮

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洋洋而不遇兮直恂恂而自苦

不一一作無下叶音戶恂恂一作恂恂叶遺冠二音下音茂若一

作若一作善皆味是也恂恂也言欲進而自蔽也

節空愚昧而自苦用

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

薄國有驥而不知藥兮焉皇皇而更索更平去聲索山格

霽威謳於車下兮栢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
令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

恹也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鄣之謳下一有歌字相息亮反譽一作善言貫著直

畧及他一作純被一一作被鄣一一作影非是一霽威見前求賢者意

猶言者乎心言存於心而不釋也栢公推心常在於求賢故聞

常人也妬妬專壹兒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

乎雲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

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志一作意博奕官反湛湛音羊戎反

既為讒妬所鄣故願之身去而也精氣謂日月搏左朱雀之

與團同湛湛厚集兒音飛動兒豐豐言多也左朱雀之

斐斐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

衙衙雀一作榮非是斐一作飛一作按皆音游一作美表

揚道橋五乎反又牛口反又音魚斐斐飛一作美表前輕輶之鏘鏘

揚揚之兕離躍行兕闐闐鼓聲衙衙亦行兕前輕輶之鏘鏘

兮後鞳梁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也騎之容容

輕一作輕音致非是輶卧車音涼從從紅及委一作委也徒渾

反輶輶車之輶而有窺者招窺注云輶輶皆輕車名是也鏘

鏘從從皆其響聲也輶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

軻車前軻車後者也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

為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恙叶音羊言

君而不可化故令只願推此而愈善明本性固然非釋而為之

也又言君以皇天之灵使吾反此無恙之時而一臨焉則是

吾之深願也說文恙憂也一曰虫入腹食

人心古者州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

右九此章首言前聖之可法次言已志之不伸次願乞

而舊本誤分願賜不肖之軀下為別章則

前段無尾後段無首而不成交矣今正之

楚辭卷第六



楚辭卷第七

招魂第九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衣
 上服升屋覆危北面而號曰臯某復遂以其衣
 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禮所謂復而說者以為
 招魂復魂又以為盡愛之道而有禱祠之心者
 蓋猶冀其復生也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於是
 乃行死事此制禮者之意也而荆楚之俗乃或
 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閔屈原無罪放逐恐
 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
 語以招之以禮言之固為鄙野然其盡愛以致
 禱則猶古人之遺意也是以太史公讀之而哀
 其志焉若其譎怪之談荒淫之志則昔人蓋已
 誤其譏於屈原公皆不復論也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

俗而蕪穢一作絮沫與朕反穢叶烏會反或說主上有朕字
少也言其性然也清者其志之不雜蕪者其行之有辯潔者其身
之不汚服行也沫與朕同牽引也無穢田不治而多草也又言已
無所無穢蓋其自厲之嚴而常恐不善之加乎已也上無所考

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為一論。上君也考察也帝告

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

作巫在一作於下叶音戶輔叶音甫子音与一作與。帝天帝也
女曰巫陽其名也玉假文天帝及取陽以為辭端人謂屈原也宋
玉設帝告巫陽有賢人在下我欲輔之然其魂魄離散也宋
身將顛沛故使巫陽筮問辨在求而與之使反其身也巫陽對

曰掌饗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
復用巫陽焉饗音費一公反一無命字之謝一作謝之無之
字陽叶七公反此一節巫陽對語不可曉恐有
脫誤然其大意以謂帝命有不可從者如必筮予之而後招以
與之則恐其難報之遠而或後之以至徂謝且將不得復用巫陽
之技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
矣此言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此歸來一作來歸相胡豎反
賀反舍一作捨離一作離巫陽既對如上語即不復盛亦不俟
帝命之可否而徑下招於四方燕其未遠而或值之也恒幹也幹
體也此說文云語詞也沈存中云夔城湖湘及南江江寧人九
林說句尾皆無些乃楚人舊俗西域語末皆云安婆詞亦三合
而爲此也舍置也祥善也此下乃歷語也魂兮歸來東方不可
上下四方之不善而或稱楚國之樂也

以託此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此歸來歸來不可以託此索
先各反錄詩若反石叶詩若反釋叶詩若反歸來歸來一作魂兮
歸來一作歸來兮通下六章並同。託蒿也八尺曰仞索來也信

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
不可以及淫些黑一作墨一無肉字以一作而醢叶呼彼反
字。離畫也題領也離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也南方人常食蠃蟻
得人肉則用以祭神復以其骨爲醬而食之今湖南北有殺人
祭鬼者即其遺俗也虺大蛇也秦秦積聚之兒山海經虺蛇色如
絞文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蛇封狐大狐也健走千里求食也虺
亦蛇也九首一身九頭也儵忽疾急也說已見天問矣淫奄也

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蚤而得脫其外
曠宇些赤螿若象方蓬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
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

極此歸來歸來恐自遺賊此旋辭戀反淵一作泉非是蓋

幸蠹一作蠹並音姦一作蟄並音峯一作峯並音峯一作峯並音峯一作峯

沙已見經塵碎也曠字無人之土也此蟄也一作蟄也一作蟄

罷食也管芽屬高者至寸餘可以食牛言其不生五穀其入

不可得之今環泉夏之間有旱海六七百里無水泉即其盤也

倚依也西方之土廣大遠而無所繫雖欲欲魂兮歸來比

方不可以止此增冰峨峨飛雪千里此歸來歸來不

可以久此又叶君止反言北方常寒其冰重雪峨峨如

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二夫九首

按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佻佻些懸人以嫉投之

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此歸來歸來往恐危身

些上上言天叶鐵因反千叶七因反從即鐵是用反非是虎叶

因反曠叶苦丁反一作眠虎豹九關言天門九重虎豹守之

下人有欲上者則蓋板之也又有丈夫一身九頭從朝至暮披

大木九千枚也從堅也佻佻象兒投擲也豺狼得人先馳其頭

用之族戲已乃適於深淵而奔之也曠也言投人已馳致其

所受之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也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王伯九

約其用齋饗些敦胙血拇逐人駭駭些參目虎首其

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二一無此

丁奚反齋音一作齋音疑又牛力反胙一作胙並音梅又每妹叶

音梅莫弟反又音母駭音不參一作三蘇甘反叶魚奇反曠

下幽宮故稱幽都土伯后王之侯伯也約屈也齋饗角則治也地

駭駭走兒參三也甘美也言此物食人以爲甘美也魂兮歸

來入脩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

此招具該備求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門叶莫

音倍篝古候反綿一作縣絡叶力户反岬叶胡故反若叶舉慮

反脩門郟城門也已見九章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倍行

也盜飾理鬚其制不同容態好比順彌代此弱顏固植

皆來實滿充後宮也審其有意些好如字一去声代叶徒系反一作世植一作立

至代去柔順如一也弱顏固植姱容脩態彌固房些蛾眉

兒柔弱而立堅成也審語詞姱容脩態彌固房些蛾眉

曼睩目騰光些姱容脩態彌固房些蛾眉

之竟睩目騰光些姱容脩態彌固房些蛾眉

幕侍君之間些姱容脩態彌固房些蛾眉

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姱容脩態彌固房些蛾眉

觀刻楠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

芰荷些紫萼弄風文綠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陔些軒

輶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離些魂兮歸來何

遠為些姱容脩態彌固房些蛾眉

也香飲刻相官楠此蓋刻為龍蛇而彩畫之也坐堂伏檻空可

坐而檻可伏也夫容芙蓉已見騷經弄風水葵也又名晃葵

又名防風即芥菜也生水中莖紫色文綠波言葵之文采風起

異采之飾侍衛階陛也或曰發君遊陂陔之中也軒曲輪滿車

如輶如軒者也皆輕車也低俯也凡車行之勢一低一昂詩所謂

耳徒行爲步乘馬爲騎羅也此則指其方輶而未軒之時而言

也草木業生曰馮瓊才嘉羅也言官萬之從衛首羅列而待發

而種又以嘉木爲羅池何遠爲名何也遠去爲幾室家遂

宗食多方些稻粱穰麥粳黃粱粱天苦鹹酸辛甘行

此肥牛之臠膾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具羹些三腸鼈炮

羔有柘漿些鵠酸臠鼻煎鴻鷄些露雞臠鳩屬而不

爽些姱容脩態彌固房些蛾眉

作鴉菜叶音節即音而一作鴉一作鴉

子悉反餽音着臠呼各反一作臠又音臠

一作臠又音臠

規煎圭二反葉叶音霜。室家宗族也宗尊也言君既歸來則
室家之衆皆來宗尊尊當為設食其方法多端也稍今統熟二米
也菜稷也亦名稌猶擇也猶麥稻麩種麥而擇取其熟熟者也
黃稌也黃梁也蜀梁高附則亦種之香美逾於諸梁號為竹根
椒薑也甘謂貽蜜也饒助順也鷹若臘爛也或曰若謂杜若用
椒薑也若半子也炮合毛裘拂而脆之也括諸燕也言取燕也
鳥野鴨也鴉鴉也鴉鴉也鴉鴉也露雞露棲之雞也鴨臠少汁無
菜曰臠臠大羹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糗救蜜餌有饑
饑此瑶漿蠶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耐清涼些垂酌
既陳有瓊鬯此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糗音丑救音張
饌音皇鬯音古本如此今作蜜非是勺音酌又時研反推宗附反
酌直又反歸下一有來字一別有歸來歸來四字而反上亦無
來字。糗救環餅也吳謂之膏環亦謂之糗具以蜜和米麴煎
熬作之餅擣黍為之方言謂之餅者也饌饌錫也以饌救米為
之亦謂之餅此則其竟者也瑤漿紫色如玉王者蠶見禮經通作
幕以疏布蓋等也勺挹酒器也實滿也羽觴飲酒之器為生爵

解七

形似有頭尾羽翼也言與寡用勺酌酒而實爵也挫提也束水
也酌醇酒也言盛夏則為覆登乾饌投去其糟但取清醇者之
水卜茶後飲之酒果亦又長冰好飲也酌酒斗也。肴羞未
君愈歸及所君故室才孫及事恭敬長無漏害也。肴羞未
通女樂羅些噉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
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疾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
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豔陸離些。噉一作陳披一作
你毋荷一作阿訖此作反一音駝一作能一作飽一作燒一作塘荷
叶古阿反黎一作鬢離叶力戈反○肴羞未也致滋味為
羞被酒擊也荷當何阿涉江文楚揚阿皆楚戰名酡醜而藉二
色若向妓麗也酡醜也曾車也文謂綉細細也不可奇也。二
八齊容起鄭舞些三君交竿撫案下些萃瑟狂會損
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夏斂蔡謳奏大呂些。二
甚反一作狂撫案一作撫下叶音戶損一作填田賦二音履
當復入聲讀欲音俞表一作撫下叶音戶損一作填田賦二音履
淋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竿也撫案下者以手撫案其飾
而徐行也任德益也損息擊如投劑之擊也擊蔡歌舞之名

即漢祖所謂奏歌楚舞也此言狂會損戲震驚斂舞則大合衆
樂而爲高張急節之奏也吳蔡國名也歌謳音歌也大呂律名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此放噉組纓班其相紛此鄭衛
妖玩來雜陳此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班陳一作陳班一作陳班
詩反先叶蘇津反也組纓之結獨秀先些也妖玩妖好可玩之物也
然也結蓋戰國時此出者之錦也秀先言秀異而先

而牟呼五曰此晉制犀比費白曰此鏗鍾搖巖揆梓
瑟此一莫音昆一作說誠一作蔽博音博一作博泊叶補各反
微苦耕反一作鈎音同蕙奇舉反披右八反一作曼瑟叶音朔
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博以筮鈎作筮象牙爲某也曹偶六博
亦迫也披著行某轉相迫使不得轉行也俗勝爲牟五白博
曲也言已暮已暮當成年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晉制犀比謂
晉國工作博漆箸此犀犀角以爲雅飾費耗也費白曰言博者
爭勝較者不已托犀犀角也登娛酒不廢沈日夜此蘭膏
撞也搖動也義懸鐘格揆練也

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入有所極同心
賦此二耐飲盡歡樂先故此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一夜叶

反燭一作燭音登一作離假叶音故音裕一作燭飲下
一有既字古叶舉惠反不發詞言不已也沈沈酒也
徐鉉曰錠中置燭故謂之燈音調其刻飾華好或爲禽獸之形
也錯置之標大也股大也謂結伏其聲至之情思爲詞以相樂
如蘭芳之標大也極傾側謂絕之也賦者不致而論其所撰之詞
也益各以其所極而詞陳之也先故舊事也東嬰母曰汝
家先故未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冀蘋蘋葉兮
白芷生路貫蘆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均博干
筆反賦下一有此字生生下同一至曉先下皆同某類音並見
騷經○韋載言歲始來進也旧去一宅乘曉立皆已見上貫穿過
也蘆江長薄皆地名左右行出其右也倚依也沼池也畦猶區
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池澤中曰瀛依已成之沼而廢爲瀛也遙
遠也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
及驟馳兮誘騁先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

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兜

驪呂知反蒸叶之孕友

旋夢音蒙一去声先叶音私柏詔詩此字入時韻也憚音當訓一作

其叶延及燒於野澤上蒸字天使天赤色也亦及驪處步形而

連也四馬爲綱懸火懸鎗也之天也樂谷也言夜微懸鎗於中

及驪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也誘蓋爲前導而馳騁以先誘引

衆若騰禮射儀之有誘射也若順也止馳騁者使頭瀾事引

兩岸雲在江北今玉冰監利景陵等縣是地瀆在江南今公安

重石所建利等縣是也憚懼也兕似牛一角青色也朱明承夜兮

時不可淹皇蘭被徑兮斯路漸可一作見一無可字一

音尖一作懸也朱明日也敷織也帶又也日夜相承四時不得

淹上草澤也波覆也徑路也薄也春深則草盛水生而路沒

也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

來哀江南圓而坡有脂而香厚葉弱枝善搖至霜後葉則可

受故輟人多稱之曰極千里言鄧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

令人愁思也上意欲使原復歸鄧故言江南之地可哀如此不

留也

徐七

大招第十

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自王

逸時已不能明矣其謂原作者則曰詞義高古

非原莫及其不謂然者則曰漢志定著原賦二

十五篇今自騷經以至漁父已充其目矣其謂

景差則絕無左驗是以讀書者往往疑之然今

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則凡差語皆平淡醇古

意亦深靖間退不爲詞人墨客浮夸豔逸之態

然後乃知此篇決爲差作無疑也雖其所言有

未免於神怪之感逸欲之娛者然視小招則已

人言酒醇美使人飲之易醉仆失禮故不以飲之也再宿為代

醴釀米麴也歷清酒也言彼吳人醴醴和白酒也作菴歷也

秦鄭衛鳴竿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

蕭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一作岱也一作岱代秦鄭衛當世

商賦皆古曲名而未有者或謂伏羲始作瑟也伏羲曰詠揚阿

鄭陽阿已見前篇趙蕭楚國之蕭也以趙蕭奏揚阿為先倡而

琴瑟各見周禮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

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謩只一作舞

賦雖下亂變誤不叶未詳也金曰鐘石曰磬亂理也四上未詳

關雎貝朱啓皓齒嫻以嫻只比德好間習以都只豐肉

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嫻音義舒叶苦胡

謂習於禮節都謂齊盛之美不鄙也嫻目宜笑娥眉曼

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嫻與嫻同

曼長而輒細也嫻脩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

只傍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

徠思怨移只嫻脩旁皓一作脩麗就心嫻一作恣思脩眉

也傍浩麗大也住善也曾重也脩眉也規圓也言面豐滿頰肉

若重耳曰郭正園也鮮卑也帶約也補曰鮮卑之帶漢

細小頸銳秀長若以鮮卑之帶約而束之也補曰鮮卑之帶漢

句效傳所謂黃金犀趾孟康以為要中大帶張晏以為鮮卑郭

洛帶瑞璽名東胡好服之者也魏書曰鮮卑東胡易中利心

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容只

魂乎歸徠以娛昔只昔叶先約反一作夕易中利心皆

敏慧之意芳澤芳香青色直眉美目媚只壓鬣竒牙宜

笑嚙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音

錦鬣於襟反輔一作輔扶羽反馮靈延反便平声青色謂眉

也極美目虎輔頰車也也傳輔車相依馮笑兒便娟好兒便娟

萬民之寃結也。幽陵、幽州也。交趾、南夷。其人足大，指開折兩足，並立，指則相交。羊腸，山名，形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此言魏急歸，魏楚方尚進賢士，必見用也。

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陸誅讎。能只直贏在位，禹麾在位，蒙傑執政，流澤施只。

魏乎歸徠國家為只。詳疑亦有政音也。壓，水甲反。一作履。履，一作階。能與，同。贏，音勇。傑，一作俊。執，一作理。獻，行今百官上其行治如周禮。令羣吏故事。漢法，令郡國上計也。文傑，陸陸延登俊傑，使在高位以壓階陸也。詳，實而恨之也。讎，罷衆所讎，請被執不勝任之人也。直贏，謂理直而才有餘者。禹麾，未詳則國家為言如此。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

矢，指辭讓只。魂乎歸徠，尚三王只。明叶護郎反。降，一作王。知叶乞郎反。讓，叶班既絕乃使九卿立其下也。昭質，謂射侯所登之地。如言白質赤質之類也。大侯，謂所射之布。如言虎侯、豹侯之類也。上手延登，曰揮。壓手，限避為讓。敘語以讓為辭。古者大射，燕射，射之

禮將射者皆執弓挾矢以相揖，又相辭讓而後升射。戰國時此禮已廢矣。故景差持於卒章言此以招屈原之意。故其際歸而尚此三王之遺，以矯義世之失也。不持此耳。其他若云察幽隱存孤寡，治田邑，阜人民，蔡可展流德澤，李賢能，浪罷劣亦三政王之也。

楚辭卷第七



楚辭卷第八

惜誓第十一

惜誓者漢梁太傅賈誼之所作也誼洛陽人漢文帝聞其名召為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納用其言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毀誼年少初學頗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三年復召以為梁太傅數問以得失多欲有所匡建數年梁王驕愎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死時年三十二矣史漢於誼傳獨載吊屈原服鳥二賦而無此篇故王逸雖謂或云誼作而疑不能明獨洪興祖以為其間數語與吊屈賦詞指略同意為誼作亡疑者今玩其辭實亦瑰異奇偉計非誼莫能及故特據洪說而并錄傳中二賦以備一家之言云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設言南幸經登衆山去日遠也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蚬虬於左騶兮白虎騁而為右馱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騫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虛崑崙之墟一作日城於崑崙無反塵一作乎墟上於反。晉志云北極五星天運元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後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淮南云左青龍

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注云角亢為青龍參伐為白虎星張為朱雀斗牛為玄武武宿存中云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雀羽族亦乃期上集必附木此火之雀也或云鳥即鳳也然天者羽族鳥乃取象於鸚鵡南方七宿曰鸚首鸚火鸚尾是也蓋鸚无尾故以翼為尾云象與以象齒飾也樂窮極而不獸兮願從也玉女青要爽弋等也壘大上也

容虛神明涉丹水而駝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斃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壘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儂兮不

如反余之故鄉車一作乎明叶讓即反駝一作馳風叶字光反黃一作鴻一或作查睹一作罷一作知隱音標一作風一作颯尚音常壘一作野喬一作橋灣一作淡願從容乎神明願與神明俱遊騰也丹水猶赤水也大夏外國名也在西南黃鵠一飛則見山川之屈曲再舉則知天地之圜方君身益高所睹愈遠也少原之壘仙人所居均亦調也國語

云律者所以立均出變也清商歌曲名五音各有清濁獨者本至恩義聲清者半聲也又言與得長生久仙滿恩楚國念故鄉忠信之篤也黃鵠後時而寄胤兮鷓鴣羣而制之神龍失

水而陸居兮為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况賢者之逢亂世哉黃一作鴻鷓鴣羣反羣羣反疑音羣蟻一作蟻蟻作蟻蟻叶詞反哉叶即思蟻姑也蟻蟻也裁制也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儻然而

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狂聚而矯直固一作固直一其黨盛而反欲辣直以為狂也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衡平声也槩平也衡平也權槩皆所以取平也或推逐而苟

容兮或直言之誇誇傷誠是之不察兮并劔茅絲以為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

玉兮相與賈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醯兮來葦順志

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為小人之所賊後一作

作醯叙一作繩而瓦茅字較下一有於字石叶時若反梅音流

直言兒語曰寸上別有頂字國叶施霍反各叶相各反。謬。糾結。以語曰上來惡來也考華皆紂之佞臣也用國見用於國也

比于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皆流而源

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

功剖一作割伴一作詳竭一作渴皆同軀一作休功叶音光則

枯竭以當時本未誤也傷身而先功若比于箕子是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

翔兮乃集大皇之檉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

下一无夫字大一作太極一作野回一作狃而回周一作以周

樞回旋而觀見仁聖之王乃下來集檉吳有德也以言贊彼聖

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

又何以異羣犬羊一无得字一係字一有之字羣一作犬一

羣隱不見有聖德之君乃首來出如使可得羈係而畜之則与

犬羊无異不足貴也言賢者亦以不可枉風為高如可羈走亦

弔屈原第十二

弔屈原者漢長沙王太傅賈誼之所作也誼以

適去意不自得及過湘水時屈原沈汨羅已百

餘年矣誼追傷之投書以弔而因以自喻後之

君子蓋亦高其志惜其才而狹其量云

恭承嘉惠兮踐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及古側字

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墮厥身湘古流字

雁叶盧加反造七到反。烏摩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

竄兮鷓鴣翔翔關章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

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跽躄廉莫邪為鈍兮鉞刀

為銘錫史記作業蘭叶益反直入勇反植音植跽之石反

植立也謂十隨讓天下而不受夷伯夷讓國而餓死

于嗟默跽盜跽躄莊騶秦楚之大盜也莫邪寶劍名銘利也

默生之亡故兮幹葉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駮蹇

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俸漸不可久兮嗟

苦先生獨離此咎兮默史作譽韓音晏罷讀曰波或曰苦

國其莫吾知兮子獨一鬱其誰語風縹縹其高逝兮

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

佶螻蟻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蟇與蛭蠚所貴聖之神德

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夫

羊吾史作我无兮子字一史作理語去聲經匹遙反史作崇

羊三史作師別史作絕沕音昧又于筆反個音箇音康韻音蘭

言古載通一豎猶滿詩也綠經率兒後種也般紛紛

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

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

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

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般音班

青之丹郵与九同史作尤韻叶音孤史作章歷史作騰同也其
君史无其字汗一胡反鸞并連反螻音表螻也螻与蟻同叶

五居反。般反也。離遭也。郵過也。登徑過也。八尺曰初地。重也。入尺曰尋。倍尋曰常。行廣不泄之水也。難大魚無難口在腹下。難魚長者數里。

服賦第十三

服賦者賈誼之所作也。誼在長沙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鴉不祥鳥也。其各自地

誼因而誼以長沙卑溼自恐壽不得長故為賦

以自廣。大史公讀之歎其同死生。輕去就。至為爽然自失。以今觀之。凡誼所稱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又為傷悼無聊之故而藉之以自誑者。

夫豈真能原始反終而得夫朝聞夕死之實哉。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絕亦

非司馬相如輩所能彷彿。而揚雄之論常高彼而下此。韓愈亦以馬揚廁於孟子屈原之列。而無一言以及誼。余皆不能識其何說也。是以因序其賦而并論之。以俟後之君子云。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

異物來啐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

之古虜告我凶言其穴淹速之度。語余其期。

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

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

子史作于速史作教。子史作于速史作教。子史作于速史作教。子史作于速史作教。

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已水史作堪謂其生

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淖若深淵之靚汜淩若不繫

之舟史無二兮字觀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游寶漢

何足以疑帶丑介反史作懸芥史作勳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芥帶

疑叶音牛○芥帶小草也

哀時命第十四

哀時命者梁孝王客莊忌之所作也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違時往者不

可扳援兮徠者不可與期志憾恨而不逞兮矜中情

而屬詩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心鬱鬱而

無告兮眾孰可與深謀飲愁悴而委惰兮老冉冉而

逮之常一作遭板一作攀徠一作來感乎闇反是丑郢反打

居處愁以隱約兮志沈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

通兮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

玉英擊瑤木之檀枝兮望闐風之板桐弱水汨其爲

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

翼而高翔然隱憫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徨悵惆罔

目求思兮心紆軫而增傷倚躊躇以淹留兮日飢饉

而絕糧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求思乎故鄉廓落落而

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白日晚晚其將入兮哀余

壽之弗將車旣弊而馬罷兮蹇躓徊而不能行身旣

而傷懷

賦音征以目賦獨視也一作耻以耳獨行也

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

不挂於罔羅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盪

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爲子胥死而成義兮屈

原沈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志怛

怛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頗孰權衡而無私兮樞輕

重而不差

微音酌一無而字如叶音之旋一作深挂一作柱

塵垢之狂攘兮除穢累而反真形體白而質素兮中

皎潔而淑清時狀飫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身聊竄

端而匿迹兮嘆寂默而無聲獨便悄而煩毒兮焉發

憤而紆情時矇矇其將罷兮遂悶歎而無名伯夷死

於首陽兮卒天隱而不榮大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

而不得淫懷瑤象而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生天墜

之若過兮忽爛熳而無成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憺

惛而萌生願壹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

一作概狂一作打直一作德非是賦於據反嘆音莫一作莫便悄

一作愉也發一作委能音披揚下一有之山字天於表反便悄

秋一無得字暹叶丑京反叶側京反爛一作爛兒狀解自足

多達反壹或作一年叶奴京反○醜隱也狂攘亂兒狀解自足

之也無正言無人能知已之賢而平其是衆也

招隱士第十五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好古
愛士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

寶笈分完

鬪兮能態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
不可以久留留一作折無接字咆簡交反叶蒲侯反曹叶
留者明原未有歸意不可得而招也故又言山中之不可居者
而於終篇卒致其意若曰非不可留但不可久耳不敢遽必其
詞也

楚辭卷第八



十一

楚辭卷第八



宋文

不可以及留留一作折無接字咆簡交反叶蒲侯反曹叶
留者明原未有歸意不可得而招也故又言山中之不可居者
而於終篇卒致其意若曰非不可留但不可久耳不敢遽必其
詞也

寶勝院

楚辭辨證上

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故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沒溺而失其要也別記于後以備參考慶元己未三月戊辰

目錄

洪氏目錄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乃有之呂伯恭讀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

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然則呂氏寔据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見其的据更當博考之耳洪氏又云今本九辯第八而釋文以為第二蓋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然不言其何時何人也今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為舊本篇第混并首尾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歟

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為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就其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

人莫之讀今亦不復以累篇表也賈傳之詞於西
京爲最高且惜誓已著千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
王取亦不可曉故今并錄以附焉若揚雄則尤刻意
於楚學者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譏
本之當矣舊錄旣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別定爲
一篇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說於其後蓋古今
同異之說皆聚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紛紛或
小定云

離騷經

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似以爲同列
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記云上官
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
逸以騷名家者不應繆誤如此然詞不別白亦足
以誤後人矣

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爲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
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
此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蓋古今
秦誑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是昭王
時事王逸誤以爲一事洪氏正之爲是

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
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
君靈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

雲霓以爲小人今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脩美人者得之蓋即詩所謂比也若處妃逸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說皆誤其辯當詳說於後云

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爲客卿客卿戰國時官爲他國之人遊宦者設春秋初年未有此事亦無此官况瑕又本國之王子乎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乃獨以爲尊稱後遂因之補註有此亦曠者所當知也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於寅年

十五上

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之爲說援據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即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于二字亦爲衍文矣故今正之

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云攝提左右六

星與斗柄相

惟唐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蒞夫唯捷徑以窘步據字書惟从心者思也維從系者繫也皆語辭也唯从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

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放此

凡說詩者固當句爲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故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今王逸爲騷解乃於上半句下便入訓詁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義而再釋之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注旣不能正又因其誤今並刪去而放詩傳之例一以全章爲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云古音能孳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爲然而他韻皆不必恊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文

下正上

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放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爲未合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爲楚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据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蘭蕙名物補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詳已得之矣復引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在春則黃在秋則紫而

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引黃魯直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則又疑其不同而不能決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亦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可推其類以得之矣蕙則自爲零陵香而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則又詞不分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時而誤耳

美人說并見靈脩條下

乘一作乘駝一作馳憑一作憑又作馮草一作艸又作卉予一作余蒞一作蒞此類錯舉一二以見之不能盡出也

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

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以小草喻至尊也舊注云人君被服芬香故以名之尤爲謬

說

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

洪注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
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
九天之說已見天問注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

離騷以靈脩美人目君蓋託爲男女之辭而寓意於
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脩言其秀慧而脩飾
以婦悅夫之名也美人直謂美好之人以男悅女
之號也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脩爲神
明遠見釋美人爲服飾美好失之遠矣

索與妬叶即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徐氏有素音
非世俗之所服洪氏曰李善本以世爲時爲代以民
爲人皆以避唐諱爾今當止之

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爲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
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

詠音卓則當从豕又許穢反則當从豷耳

洪氏曰倘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
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揚雄作反離騷言恐重華之
不纍與而曰余恐重華與沈江而死不與投閣而
生也又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
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
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死也
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間遂不復
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

舊注以攘詬爲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非也彼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矣廢逐苟得免於後咎餘責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爲此說者雖若不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憐云

延伫將及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逸行迷之義亦然

補註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求歸喻之令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爲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媧廟擗衣石尚存今存於此

騷經女媧之媧媧湘君女媧媧兮爲余大息哀郢心

媧媧而傷懷

三媧王注皆悲回風忽傾寤以媧媧

王注云心竟自傷又痛脚也詳此二字蓋顧戀留連之意王注意近而語疎也

補註曰女媧詈原之意蓋欲其爲甯武之愚而不欲其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爲上官靳尚以徇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原不與衆合以承君意誤矣此說其善

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周禮左氏春秋其爲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爲騷經乃有啓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爲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据左氏爲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

屈子之非遂以啓脩禹樂爲解則又誤也至洪氏爲補汪正當據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妖妄而其誤益以甚矣然爲山海經者本据此書而傳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它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爲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啓爲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自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

循脩唐人所爲多相混故思立賦注引脩緝墨而解作遵字即循字之義也

覽氏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之力使之王天下耳注謂置以爲君又生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

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欽帝閭歷訪神妃及所鸞鳳飛騰鳩鳩爲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汎爲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二注類皆曲爲之說反害文義至於縣圃閭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事不足考信今皆略存梗槩不復盡載而詳說

也

王逸以靈瓊爲楚王省閣非文義也

注以義和爲日御補注又引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洲注云羲和始生日月者也故堯因立羲和之官以掌天地四時此筆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之文口耳相傳失其本指而好怪之人取其謬誤遂乃增飾傳會必欲使之與經爲一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爲此注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爲說蔽惑至此甚可歎也

望舒飛廉變爲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爲之擁護

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注曲爲之說以月爲清白之臣風爲號令之象鸞鳳爲明智之士而雷師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爲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爲小人則夫卷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爲小人之象也耶

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己蓋欲己與之同旣不許之遂使聞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爲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据而生此也

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讀作入聲司馬溫公云約賦

但取聲律便美非寬不可讀爲平聲也故今定離
騷靈寬爲平聲九章遠遊爲入聲蓋各從其聲之
便也

王逸說往觀四荒處己云欲求賢君蓋得屈原之意
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欲求賢人與己同志不知
何所搭而異其說也

舊注以高亡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譬非是下女
說詳見於九歌可考也

溘字補注兩處皆已解爲奄忽之義至此遊春宮處
乃云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爲予首至此

處妃一作宓妃說文處房六反虎行貌宓美畢反安
也集韻云處與伏同處犧氏亦姓也宓與密同亦
姓俗作密非是補注引顏之推說云宓字本从宓
處子賤即伏犧之後而其碑文說濟南伏生又子
賤之後是知古字伏處通用而俗書作宓或復加
山而并轉爲密音耳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存其
說以備參考

王逸以處妃喻隱士既非文義又以蹇脩爲伏犧氏
之臣亦不知其何搭也又謂隱者不肯仕不可與
共事君亦爲衍說

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爲賴則理
固有賴音矣

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邠国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也

舊說有娥國在不周之比恐其不應絕遠如此又言

求佚女爲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是

鳩及雄鳩其取喻爲有意具文可見註於他說亦欲援此爲例則鑿矣補注又引淮南說運日知晏則鳩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爲讒賊而屈原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屈原爲真嘗使鳩媒簡狄而爲所賣也其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

鳳皇既受詔舊以爲既受我之禮而將行者誤矣審爾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爲已用鳩鳩而彼使

鳳皇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

喻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

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爲博求衆賢非是

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之末

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庠則於馬終古登阼也注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阼無有已時猶釋

氏之言盡未來際也

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注直以君臣爲說則得其意而失其辭也下章孰求美而釋女亦然至說豈惟是其有女而曰豈唯楚有忠臣則失之遠矣其以芳草爲賢君則又有時而得之大率前

人讀書不先尋其綱領故一出入得失不常類
多如此幽昧眩曜二語乃原自念之辭以爲蒼靈
氛者亦非是

楚人以重午插艾於要豈其故俗耶

補注以爲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異姓則可在
原則不可故以爲疑而欲再決之巫咸也考上文
但謂舉世昏亂無適而可故不能無疑於氛之言
耳同姓之說上文初無來歷不知洪何所據而言
此亦求之太過也

皇即謂百神不必言天使也

陛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繆說

傳說太公竊威皆巫咸語補注以爲原語非也

鷓鴣類師古以爲子規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爲鷓

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衆芳極

盛之時鷓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鷓

鷓音亦相近疑服虔二說是

莫好脩之善二注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不好

自脩皆非是

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

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

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

恃以爲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

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為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為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其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

化與離協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離可為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為胡圭反服賦庚子曰斜

遷史以斜為施此韻亦可考

王逸以求女為求同志已失本指而五臣又讀女為汝則并其音而失之也

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注家曲為比類非也

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崑崙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更考之

待與期叶易小象待有與之叶者即其例也

九歌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巫接陰鬼則其辭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爲二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爲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又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得於君而愛慕無已之心於此爲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爲比不雜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內又或自爲賦爲比爲興而各有當也然後之讀者昧於全體之爲比故其踈者以他求而不似其密者又直致而太迫又其甚則并其篇中文義之曲折而失之皆無復當日吟咏情性之本旨蓋諸篇之失此爲尤甚今不得而不正也又篇名九歌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爲陽數者尤爲衍說或疑猶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亦不可考今姑闕之以俟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

璆鏘鳴兮琳琅注引禹貢釋璆琳琅皆爲玉名恐其立語不應如此之重複故今獨以孔子世家環佩玉聲璆然爲證庶幾得其本意

舊說以靈爲巫而不知其本以神之所降而得名蓋靈者神也非巫也若但巫也則此云姣服義猶何

通至於下章則所謂既留者又何患其不留也耶
漢樂歌云神安留亦指巫而言耳

若英若即如也猶詩言美如英耳注以若為杜若則
不成文理矣

帝服注為五方之帝亦未有以見其必然

焱說文從二火而釋為群犬走貌然大人賦有焱風
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二火蓋別一字也此類皆當

從二火

東皇太一舊說以為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則神惠

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故為此以自傷
補注又謂此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上無

憂患雲中君舊說以為事神已訖復念懷王不明

而太息憂發補注又謂以雲神喻君德而懷王不

能故心以為憂皆外增贅說以害全篇之大指曲

生碎義以亂本文之正意且其目君不亦太迫矣

乎

吾乘桂舟吾蓋為祭者之詞舊注直以為屈原則太

迫補注又謂言湘君容色之美以喻賢臣則又失

其章指矣

女嬋媛舊注以為女嬋似無關涉但與騷經用字偶

同耳以思君為直指懷王則太迫又不知其寄意

於湘君則使此一篇之意皆無所歸宿也

心異媒勞王注以爲與君心不同則太迫而失題意
補注又因輕絕而謂同姓無可絕之義則尤乖於
文義也

石瀨飛龍一章說者尤多舛謬其曰他人交不忠則
相怨我則雖不見信而不以怨人補注又云臣忠
於君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聞此原陳已志於
湘君也不知前人如何讀書而於其文義之曉然
者乃直乖矣如此全無來歷關涉也其曰君初與
我期共爲治而後以讒言見弃此乃得其本意而
亦失其詞命之曲折也

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爲詳盡而爲說者之謬爲尤
多以致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脉絡次第至其卒章
猶以遺玦捐袂爲求賢而采杜若爲好賢之無已
皆無復有文理也

佳人召子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若有君命則
亦將然補注以佳人爲賢人同志者如此則此篇
何以名爲湘夫人乎

九歌諸篇實主彼我之辭最爲難辨舊說往往亂之
故文意多不屬今頗已正之矣

何壽夭兮在予舊說人之壽夭皆其自取何在於我
已失文意或又以爲喻人主當制生殺之柄尤無
意謂

王逸以離居爲隱士補注又以此爲屈原詭神之辭
皆失本指

王逸以乘龍冲天而愈思愁人爲抗志高遠而猶有
所不樂全失文義補注謂喻君舍己而不顧意則
是而語太迫也

夫人兮自有美子衆說皆未論辭之本指得失如何
但於其說中已自不成文理不知何故如此讀書
也

咸池或如字下隄句與來字力之反叶

東君之吾舊說誤以爲日故有息馬懸車之說疑所
引淮南子反因此而生也至於低回而顧懷則其

義有不通矣又必強爲之說以爲思其故居夫日
之運行初無停息豈有故居之可思哉此旣明爲
謬說而推言之者又以爲譏人君之迷而不復也
則其穿鑿愈甚矣又解聲色娛人爲言君有明德
百姓皆注其耳目亦衍說且必若此則其下文緇
瑟交鼓之云者又誰爲主而見其來之蔽日耶

聲色娛人觀者忘歸正爲主祭迎日之人低回顧懷
而見其下方所陳之樂聲色之盛如此耳緇瑟交
鼓靈保賢媵即其事也或疑但爲日出之時聲光
可愛如朱丞相秀水錄所載登州見日初出時海
波皆赤洶洶有聲者亦恐未必然也蓋審若此則

堂言其燿赫震動之可畏不得以娛人爲言矣聊記其說以廣異聞

北斗字舊音斗爲主以詩考之行葦主醺斗者爲韻卷阿厚主爲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爲耳

舊說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友故得汝之其鑿如此又云河伯之居沈沒水中喻賢人之不得其所也夫謂之河伯則居於水中固其所矣而以爲失其所則不知使之居於何處乃爲得其所耶此於上下文義皆無所當其說也

堂宮中或云當並叶堂韻宮字已見雲中君中字今閩音正爲當字

山鬼一篇謬說最多不可勝辯而以公公子爲公子椒者尤可笑也

終不見天嘗見有讀天字屬下句者問之則曰韓詩天路幽險難追攀語蓋祖此審爾則韓子亦誤矣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

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摭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有理但以嘘吸之動者爲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

雄與凌叶今閩人有謂雄爲形者正古之遺声也

楚辭辯證上

楚辭辨證下

天問

隅隈之數注引淮南子言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

九隅此其無稽亦甚矣哉

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間狹亦甚矣此王充之陋也

顧菟在腹此言兔在月中則顧菟但爲兔之名號耳而上官桀曰逐麋之犬當顧菟耶則顧當爲瞻顧之義而非兔名又莊辛曰見菟而顧犬亦因菟用顧字而其取義又異蓋不可曉且兔與菟同是一字見於說文而其形聲皆異又不知其自何時始

別異之也

補注引山海經言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

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鮌竊之而帝怒也

後來柳子厚蘇子瞻皆用此說其意甚明又祝融顯帝之後死而爲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鮌也若堯舜時則無此入久矣此山海經之妄也後禹事

中又引淮南子言禹以息壤實洪水土不減耗掘

之益多其言又與前事自相抵牾若是壤也果帝所息則父竊之而殛死子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如是耶此又淮南子之妄也大氏古今

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祈許遜斬蛟蜃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明理之士皆可以一笑而揮之政不必深與辯也

補注引淮南說增城高一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尤爲可笑豈有度萬里之遠而能計其跬步尺寸之餘者乎此蓋欲覽者以爲己所親見而曾實計之而不知適所以章其譎而且謬也柳對本意似有意於破諸妄說而於此章反以西王母者實之又何惑耶

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而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皆是注解此書之語予之所疑又可驗其必然矣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此一事耳其詞本與招魂相表裏王注得之但失不引招魂爲證耳而柳子不深考乃引莊子南北二帝之名以破其說則既失其本指而又使雄虺一句爲無所問其失愈遠矣補注雖知柳說之非然亦不引招魂以訂其文義之缺乃直以莊周寓言不足信者詆之周之寓言誠不足信然豈不猶愈於康回燭龍之屬乃信彼而疑此何哉一語之微無所關於義理而說者至三

失之而況其有深於是者耶

雄虺倏忽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以

逐人者即此物但不見說有九首耳

補注說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
禺山防風廟在封禺一山之間洪君晚君嘗川當
得其實

巴蛇事下注中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嘗見山
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雞卵而登木自絞以
出其殼者人甚苦之因為木卵著數中蛇不知而
吞之遂絞而裂云

弄焉彘日烏焉解羽洪引歸藏云弄彘十日補注引

山海經注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也然一日方至

一日方出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出而今俱見乃

為妖恠故弄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耳按此十日
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為十日並出之說

注者既知其誤又為此說以彌縫之而其誕益彰
然世入猶或信之亦可恠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蠻王逸以益失位為離蠻固非

文義補以有扈不服為離蠻文義粗通然亦未安

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史記燕人說禹崩益
行天子事而啓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益
為啓所殺是則豈不敢謂益既失位而復有陰謀

爲啓之巖啓能憂之而遂殺益爲能達其拘乎然
此事要當質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足信也
啓棘賓商四字本是啓夢賓天而世傳兩本彼此互
有得失遂致紛紜不復可曉蓋作山海經者所見
之本夢天二字不誤獨以賓嬪相似遂誤以賓爲
嬪而造爲啓上三嬪于天之說以實其謬王逸所
傳之本賓字幸得不誤乃以篆文夢天二字中間
壞滅獨存四外有似棘商遂誤以夢爲棘以天爲
商而於注中又以列陳官商爲說洪則旣引三嬪
以注騷經而於此篇反据王本而解爲急於賓禮
商契以今考之凡此三家均爲穿鑿而以事理言
之則山海之恠妄爲尤甚以文義言之則王注之
訓詁爲尤踈洪則兼承二誤而又兩失之且謂屈
原多用山海經語而不知山海實因此書而作三
嬪又本此句一字之誤其爲純漏又益甚矣獨柳
子曾嬪之對以覺山海之謬然亦不能深察而明
著之是以其義雖正而亦不能以自伸也大氏古
書之誤類多如此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
則邂逅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於苟且徇於
穿鑿牽於援据僅得一說而遽執之便以爲是以
故不能得其本真而已誤之中或復生誤此邢子
才所以獨有日思誤書之適又有思之若不能得

則便不勞讀書之對雖若出於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勤子屠母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禰剝母背而生補又引干寶言黃初五年汝南民妻生男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以爲證此事有無固未可定然上句言啓事而未有所問則此句不應反說禹初生時事矣故疑當爲啓母化石事也

該秉李德王逸以爲湯能秉契之末德而厥父契善之以契爲湯父固謬柳又以爲即左傳所云少皞氏之子該爲寧收者亦與有扈事不相關唯洪氏

下激下

子

以爲啓者近之疑該即啓字轉寫之誤也但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乃似謂啓爲有扈所弊而牧夫牛羊者不知又何說也下章又云有扈牧豎亦不可曉豈以少康嘗爲牧正而誤邪大率此篇所問有扈拜浞事或相混并蓋其傳聞之誤當闕之耳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云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未詳所據

齊桓九會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師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

通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裳衣兵車之辨蓋鑿然也然此辭亦作九會則其誤也又矣如公羊穀梁故是戰國時人也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毅武三章嚴邊之韻亦不能勝及讀此篇見其以嚴叶亡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此類今見詩集傳

九章

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問遠游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詞氣雍容整暇尚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意悽惋戀嫪低徊所以自媚於

下微下

其君者尤為深厚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畧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為後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瞽亂煩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之後真莫之中曾次介然有毫髮之不盡則固且有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者矣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真可為慟哭而流涕也

惜誦首章非字誤為作字使兩章文意不明中間善惡字誤為中情使一章音韻不叶今已正之讀者可以無疑矣

涉江舊說取譬之詳皆衍說也

哀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為秦所拔而楚徙東郢

抽思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孫美之可完文理甚明而王逸解獨樂為毒藥補注又引瞑眩之語以實

之必欲如此強為之說豈不可通但別本如此文自分明不必強穿鑿耳然今本皆出王逸不知別本又何自而得此本語也

孰不實而有獲詳上文實當作殖然自王逸已解作空穗則其誤久矣獲一作獲亦非也

懷沙改叶音已按鄭注儀禮釋用已日為自變改作一字音義固相近也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諸本皆同史記亦然而王逸訓匹為雙補注云俗字作疋則其來久矣但下句云

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於韻不叶故嘗疑之而以上下文意及上篇并日夜而無正者證之知匹當作

正乃與下句音義皆叶然猶未敢必其然也及讀哀時命之篇則其詞有曰懷璣象而握瓊兮願陳

列而無正正與此句相似其上下句又皆以榮達

成生爲韻又與此同然後斷然知其當改而無疑也

惜往日受命詔以昭時時一作詩說者便引國語楚教太子以詩爲說殊無意謂

介子立枯事補注以左傳爲據而不之信然此詞明言立枯又云縞素而哭莊子亦有抱木之說固未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

悲回風施黃棘之枉策補注摭史記楚懷王二十五年入與秦盟于黃棘其後爲秦所欺卒以客死今頃襄王又信任姦回將亡其國故言已之所以假延日月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其說雖有事證然與此文理絕不相入不若舊說之爲安也

遠遊

客有語余者曰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寤而求之即得傳說遂以爲相若使夔賚之夕應時即生則自繸緜之間以及強立之歲亦須二三十年始堪任用王者政令所出日有萬幾豈容數十年之間不發一語又虛相位以待乳下之嬰兒乎今書之言如此則是高宗旣得此夢即時搜訪便得其人而已堪作相以代王言矣明是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也余聞其言心竊

怪之而不敢答全讀此書洪注所引莊子音義已有傳說生無父母之說乃知古人之慮已有及此者矣洪氏引之而無他說則豈亦以是爲不易之論而無所疑也耶然則余之昧陋而見事獨違爲可笑已

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顧爲二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

下卷下

九

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發同而爲晶明光燭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

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
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
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
其朔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
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闕及既望矣則
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
而後盡蓋月朔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
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而在受光如民向君之
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
其文義同爲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
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爲之說者
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爲魂則固非
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
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然不足
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
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
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
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物而
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所載洪慶
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爲魂能運動則其生
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爲以車承
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

中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沈溺之累而竊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強陽所挾以馳騫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何如哉若其說揚子者則皆以載爲哉固失其指而李軌解魄爲光尤爲乖謬至宋賈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爲肱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爲未望則魄爲明所載似得其理旣而又曰旣望則明爲魄所終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爲終魄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句文義之鄉背亦未免如蘇氏王氏之云爲自下而載上也大氏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爲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况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爲辯之以爲覽者能因是以詳考焉則或泝流求源之一助也

登霞之霞本遐之借用猶曰適遠云爾曲禮告喪之詞乃又借以爲死之美稱也莊子作登假蓋亦此例但此篇注者遂解爲赤黃之氣釋莊音者又讀假爲格而訓至焉則其誤愈遠矣

卜居

史記有滑稽傳索隱云滑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

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楊雄酒箴鷓夷滑稽顏師古曰滑稽屬轉縱捨無窮之狀此詞所用二字之意當以顏說爲正

漁父

衣叶於巾反者禮記一戎衣鄭讀爲殷子韻通也

九辯

悲秋舊說取譬煩雜皆失本意

有美一人注指懷王非是心不釋注訓釋爲解即當作釋補訓抽絲乃說爲繹字耳又疑或是懌字喜悅意耳

無伯樂之善相今誰使乎譽之譽一作訾相度之義

也又與上句知字叶韻故當作訾爲是但下句兩之上字復不韻則又不可曉故今且作譽而四句皆以之字爲韻

朱雀雀一作榮非是蓋下與鶩龍爲對皆爲飛行之物不當作榮王注亦自作雀不知洪本何以作榮也茭芟音旆蓋言朱雀飛揚其翼芟芟然也今一作芟音於表反乃隨榮字誤解耳

輕輶輶一作輕非是輕字義證甚明輶乃車之行兒於義不通

招魂

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爲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

云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蓋當時關陝間風俗
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爲此禮以袪除而慰安之也
近世高抑崇作送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壘使
人徧於衢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此言之
又見古人於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爲是文具而
已也

恐後之如漢武帝遣人取司馬相如遺文而曰若後
之矣之意注云言已在他人後也

此篇所言四方怪物如十日代出之類決是誕妄無
可疑者其他小小異事如東方長人南方雕題殺
人祭鬼蛇虺封狐西方流沙求水不得北方層冰
飛雪之類則或往往有之如五代史言北方之極
魑魅龍蛇白晝羣行蓋地偏氣異自然如此不足
怪也

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曰凡屋無室曰榭說文
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也說文與二說
不同以春秋宣榭火考之則榭有室明矣

卒章心字舊蘇含反蓋以下叶南韻然於上句楓字
却不叶此不知楓有字金南有足金可韻而誤以
楓爲散句耳心字但當如字而以楓南二字叶之
乃得其讀前亦多此例矣

大招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爲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顏監於匡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枯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据及讀此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爲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顏注漢書時有發明於經指多若此類如訓棊爲匪尤爲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其視韋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已見者相去遠矣

晁錄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褒爲最下余已論於前矣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別錄續楚辭變離騷爲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爲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爲偷生苟免之計旣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脉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誓所

謂黃鵠之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負方者又於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踐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此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姦臣蔽主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爲流涕其他如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天馬下及烏孫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唐韓柳本朝王介父之山谷建業黃魯直之毀壁黃頊珠邢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雅俗之變雖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無所遺脫然皆爲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況亦差有味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多爲義例辨說紛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足以此書之輕重且復自謂嘗爲史官古文國書職當損益不惟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況其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其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浮華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



